

喋血中途岛



大易必人子

二战史实揭秘丛书

喋血中途岛

杨泽瑞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208号

2068/21

二战史实揭秘丛书

喋血中途岛

著 者	杨泽瑞
出版发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邮政编码100037)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科教印刷包装集团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数 0,001—10,500册
字 数	191千字 印 张 9.25
版 本	1994年1月 第1版
	1994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39-090-2/K·4
定 价	6.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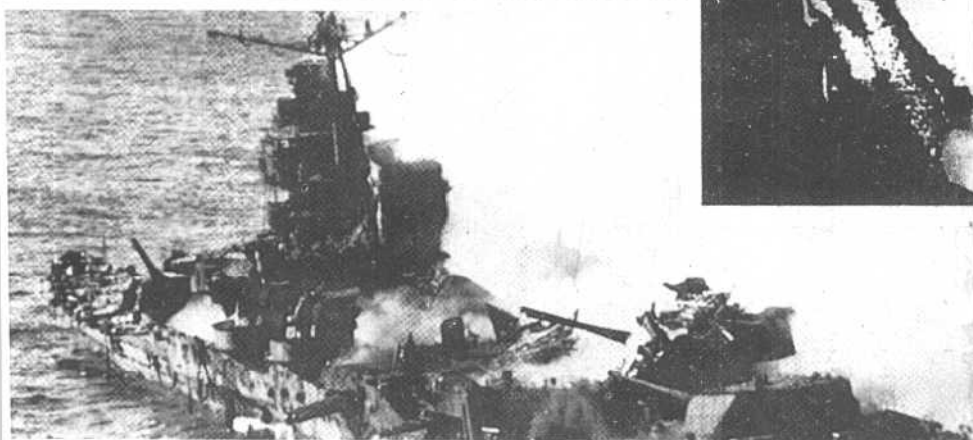
▲ 1942年6月6日，美国“约克城号”航空母舰被击毁，在水中深向左舷倾斜；她于次日沉没。

▼ 这是乘员弃船前在甲板上集合的场面。



▼ 海战中，一艘日本航空母舰被美国鱼雷击中。





▲ (上图)1942年6月,无所畏惧的美国SBD俯冲轰炸机在中途岛上空。

(右图)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从空中拍摄的一艘日本航空母舰——很可能是“苍龙号”被击中的情景。

(下图)日本“三隈号”重型巡洋舰,在中途岛被击中后被放弃并在下沉,她最后于6月6日被美军飞机炸沉。

●山本五十六对近卫首相说：“如果我奉命而战，在前半年或一年以内，我可以纵横无阻，可是对作战的第二年和第三年，简直毫无信心。”●在一种名为“米号作战计划”中，中途岛被划上了圆圈。●尼米兹的处境不佳。

近江兵治郎满怀惭愧地一声不响，他是总司令的勤务班长，负责这次盛宴的佳肴，席上有“鲷鱼”，这是一道精致的全鱼海鲜，表示吉庆，因为腌烧鲷鱼在日本代表吉祥如意。可是这一回炊事兵做的是“豆浆鲷鱼”——正确点说是“味噌烧鱼”——每一个迷信的日本人都晓得，这多余的佐料，把好福气都给糟蹋了。

显然这是一时疏忽，炊事兵没有想到这一点，而近江班长又恰好离开厨舱去做餐会的其它杂务。可是身为举世闻名的帝国海军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的勤务班长，即使是最微小的失误，也使他羞愧难当。现在，总司令的副官福崎升中佐正在训斥他，近江兵治郎呆呆地站着，默默无言，总司令本人则在远处后面徘徊，庄重的脸上闪过一丝笑意。

好啦，没有时间再来做了。在关岛停泊下来，海水轻拍着带有庄严红色的浮标的“大和号”旗舰，上来的来宾、200多位官员马上挤满了后甲板。自珍珠港一役而负盛名、黝黑而阴郁的南云中将……好多位年轻的驱逐舰舰长……最得人望的“苍龙号”航空母舰舰长柳本柳作大佐……像笹部中佐这一批最有前途的参谋，他们海军官校23年班的这期同学，似乎会尽据要津。

1942年5月25日，山本大将在这个春天的黄昏时候，请他们来共同欢度一次非常吉祥的节日，庆祝日本一支强大的无敌舰队即将横跨太平洋——目标却和它的兵力很不相称——去占领美国在太平洋中的基地——中途岛，把美国舰队引诱出来加以歼灭，希望凭此一击，为日本赢得战争。

欢呼声和万岁声传过海面，越过静静停泊着的大批舰只。如果有人留意到是“味噌鲷鱼”，这种事儿早就忘了。向国家致敬，向舰队致敬，为过去的凯旋、为未来的希望致敬。温热的清酒融合了永无止境的光荣展望，甚至天皇赐给山本大将的花杯看来也分外吉祥。

胜利在望……何止是在关岛？全日本都是如此。6个月来，全国享受了前无古人的一连串大捷，远远超出人们最大胆的想象力之外。珍珠港……“反击号”和“威尔斯亲王号”……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巴丹……。4月中，南云忠一中将的巨型航空母舰群纵横印度洋，夷平了科伦坡，炸沉了两艘英国巡洋舰；在特里可马里（斯里兰卡）海外，炸沉了“赫姆斯号”航空母舰。然后，珊瑚海海战和更多的光荣，人们在后来称这次海战为“战略的败绩”，——它径直永远挡住了日本向澳大利亚的推进，可是，当时有谁看得到？豪气干云的公报中，报导击溃了美国航空母舰、主力舰和巡洋舰的令人满意的消息。

成见使人相信更多的消息，乡间的收音机里，播出了美国民心士气涣散的新闻。报纸形容美国的大城市，在新的灯火管制法下，形同于“鬼域”，又报导说无奈的美国妇女，被迫离开家里，前往军火工厂工作。（几年以后，任何美国人都认为这是最荒唐的“异想天开”。）

更奇妙的是，报纸叙述美国人民如何开始动摇。有一篇

中提到赫尔如何竭力振奋厌战的民心，“那就像驱策一匹不愿意的马进入斗牛场。”另外一篇报导中，谈及旧金山一位电台播音员，想为民主辩护时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日本《时代及广告人报》愉快地引用科林神父的话，并宣称这话出自“美国有名而勇敢的天主教会”：“盟国军营中的不满情绪继续高涨。”

有一位日本人对这些完全不加理会，他就是山本大将。生于1884年，正值伟大的“明治维新”时代，在东乡元帅麾下服过役，“对马海战”中受过伤，现在是海军制空权先知先觉的领导人物。山本确信新日本的一切伟大处，可是他也认识美国，他曾在哈佛大学念过书，在华盛顿担任过海军武官，旅行遍及美国各地。他常常告诉新去的日本人，不要坐计程车，要坐公共汽车。

他也晓得美国人的韧力与乐观，他的敌人在后来说他“大言不惭”，要到白宫签订和约；事实上，他是这么说，如果缺少了白宫签订的和平条约，日本人绝不会赢。

尤其，他了解美国的生产力，他或许不晓得在1940年，美国生产了450万辆汽车，而日本才生产了4.8万辆，但他绝不会吃惊，他对日本遭遇的压倒优势的敌人是太清楚了。在美国生产力开始发挥以前——这只是时间问题，“如果我奉令不计后果而作战，”1941年他对近卫首相说过：“在前半年或一年以内，我可以纵横无阻，可是对作战的第二年和第三年，简直毫无信心。”

对山本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美国发挥力量以前，获得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如果他能摧毁业已软弱的美国舰队——尤其是他在珍珠港所错过的几艘航空母舰，那么华盛顿很可能进行有利于日本的和谈，而不致遭致将来

长期的痛苦。

这明明白白是一种大胆的企图，可是这又有什么不对？他一直是一位赌徒，在美国时，他最喜欢的就是桥牌和扑克。他在华盛顿大使馆时，有一次问过一位见习秘书：“你喜欢赌钱吗？”这位年轻人吞吞吐吐地说还没有试过，山本马上就打断他的话：“不赌钱的人不值得谈。”

所以这一注下得不错，只可惜的是，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将军都不愿奉陪，他很清楚他麾下溃不成军的兵力，还不足以冒险来一次全面的周旋。尼米兹只能以航空母舰出击，作一种“打了就跑”的突袭来鼓舞士气。山本决定唯一能引他出来的方法，就是攻打美国人必守的美国舰队挺身而应战他就倾其所有一涌而上。

中途岛似乎是一块尽善尽美的钓饵，虽然那里只不过是美国在中太平洋上一个小不点儿大的前哨，可是拿下来却有不少优点：可以加强本土的防务；它是一处有用的巡逻机基地；但最重要的，它会把美国舰队引诱出来！中途岛离珍珠港只有1130哩远，是美国人不得不守的所在，他们一出来，他就会一举得手。

这种想法早在1942年2月里开始酝酿，那时正值所谓“征服第一阶段”的末期，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走？有一批人主张西进，占领斯里兰卡，最后与隆美尔在近东会师；另外一批是海军军令部办公桌上的精英，他们力主南进直捣喀里多尼亚岛，夺取萨摩亚群岛和斐济群岛来孤立澳大利亚。

攻占中途岛是联合舰队总部的主意，光是这个原因，就使得海军军令部有一种瞧不起的猜忌。除开这种船上海军和办公桌海军间传统的对立以外，这种计划招致了很多反对：中途岛太远——攻击时无法获得岸上基地的空中支援；而且，

它恰好在以夏威夷为基地的美国飞机航程以内，很多人认为把它作为一处良好的巡逻机基地，太小，也太远；要加以占领，就得使用别处急切需要的舰船；尤其是，时间过于迫切，不足以获致作这一次长程跃进所需要的一切供应品和装备，预定的“六月”限期，便是一个克星。

可是中途岛这一案，却有一项压倒一切的最大优势——山本赞成！没有人敢公然站起来反对他。所以，海军军令部终于在4月5日，对这个计划多少带点勉强地予以批准。山本为了表示一点回敬，把攻占萨摩亚群岛和斐济群岛的计划并为一案，作为以后实施的“第二阶段”。后来，因为海军军令部担心可能来自阿留申群岛的轰炸，山本也把攻击阿留申群岛并入中途岛作战计划以内，他有的是舰只，而且，也可以使美国人莫知所从。

可是军种中的对立积重难返，到了4月中旬，海军军令部的步伐显然还踟蹰不前，他们要把这次攻击向后延一个月。

到了4月18日这天，一切的争执都没有了。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东条英机首相清晨搭机作一次例行视察，一行正飞向一处称为水户的小海港，突然看见一架前所未见的棕绿色飞机朝他们飞来，当时迷惑了一下……马上就认出是一架美国的轰炸机，东条的座机作了个急转弯，躲过了在旁边掠过去执行任务的轰炸机。

杜立特中校率领了16架B—25轰炸机，飞来执行他们有名的空袭时，整个日本都大为震惊。空袭没有一个人梦想得到，美国人居然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长程轰炸机。这次轰炸的损失虽然轻微，可是日本的震惊和骄傲上所受的打击却很大。

没有人比山本大将更忧心忡忡的了，天皇的安全是他的责任。空袭过去后，他在“大和号”紧闭的官舱中沉思了整整一天，近江勤务班长从来没有见过他像那样面色苍白。郁郁不乐过。

现在向中途岛下手是没有甚么疑惑了，为了加强日本防务的周边，这次作战有了新的的重要性。而山本比以往更决心执行这次歼灭美国舰队的会战，海军军令部也不再目无余子了，反而敦促山本大将进行。

“大和号”上，首席作战参谋黑岛龟人大佐进入了他那神志恍惚潜心静想的阶段。他的职掌是把各部门作战计划凝为一体，所有的人都同意他也具有这种天赋。他的进餐、睡觉和生活，全都是为了作战计划。他专心致志在某一种想法上，就一头钻进官舱，整天不见动静。有时，他在晚上焚香默想；有时，坐在文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烟蒂成堆。（他把烟蒂丢进一个一半贮水的玻璃缸中，因为同僚对他用烟灰缸并不放心。）他沉浸在思想中，会忘记旁的一切——有人说他穿了皮鞋睡觉。传令兵毫不客气地称他做“呆气参谋”。可是山本却知人甚深，他所以能预为策划任何奇特的情况，便是因为这位才气焕发的黑岛，是所有参谋公认的“作战之神”。

计划发表，果然名不虚传，它像一队复杂的海上芭蕾舞团，由不少于16支特遣区队的舰船，以尽善尽美的协同一致来演出。这一切只为了“登陆日”（N日）——预定在中途岛登陆的那天。

登陆日前三天，细萱中将拉开攻击阿留申群岛的序幕；登陆日前两天，南云麾下6艘航空母舰组成的强大“打击部队”，从西北方向进击中途岛，粉碎岛上防务以便于加以占领；登陆日当天，在近藤信竹中将的第二舰队支援下，“攻

略部队”由西方驶近；同时，山本 将亲率主力舰群的“主力部队”，埋伏在300哩外的后面，在这两支部队间居中策应，等候美国舰队援救中途岛时一涌而上。北方细萱中将的支援巨舰，也近到足以在山本决战时参加“主力部队”。

黑岛也安排了搜索兵力，以确保本身的安全。有两队潜水艇布署在夏威夷和中途岛的中间，发现美国舰队出动立即报告，或许外带一些小小的实弹射击。

当然，这些都只是计划的大纲，现在这一幕已经从黑岛幽暗酸臭的官舱中，转移到作战室明亮的图布上。每一位参谋都贡献出他的专长：和田义郎中佐是通信组长，努力拟订一套可行的通信体系；……渡边安司中佐努力克服战术上的困难。……佐佐木明中佐草拟出需求的飞机和飞行员……其它人则处理诸如燃油、航行、对“攻略部队”的支援等等问题。

山本大将时常同他们在一起，实际上，这是他的作战计划，他可不像某些只听听幕僚具体意见的部队长，参谋们只不过是执行他的决心而努力。会议较大时，他们把作战室中的图桌拼成会议桌；小型会商则大家围坐在一圈棕皮沙发上。桌上有一包“樱花牌”香烟，一点干酪和他们伟大胜利的象征——一瓶从新加坡“解放”的红牌“詹尼华克”威士忌酒。

山本自己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但是他却不是个道貌俨然的人，他和幕僚们谈笑话，对士兵们永远很体谅。在公事上他非常严肃（没有人见过他脱下上装），可是在公余却是个卸除了武装的常人，他好吃甜食，喜欢“将棋”和爱好科隆香水。这一切都说明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目前受全国人崇拜的偶像。

4月底，他在作战室后面铺了红地毯的办公室中，接见南云中将和近藤中将这两位麾下的高级指挥官。他们甫自印度洋归来，对中途岛一无所悉，而现在可晓得实况了。南云不以为意——他的航空母舰群可以完成任何使命；但是近藤却连忙提出一些陈旧的反对意见，山本打断了他的话，这一切早就安排好了。

计划作为的阶段过去；5月1日早晨，各特遣舰队的指挥官涌上了“大和号”，来举行为期4天的任务提示和兵棋演习。他们在图上按照计划推演，“蓝军”（南云的打击部队）飞机起飞去轰炸中途岛时，出乎意料之外，竟被“红军”（美国舰队）截击到了。在裁判规定下，有9枚炸弹命中，“赤城号”和“加贺号”航空母舰沉没。山本的参谋长——机灵的宇垣缠中将，迅即否决了裁判，取消了6枚命中弹，“赤城号”又浮了起来。

成功既已确定，油印机开始滚动。5月5日，帝国大本营海军命令第18号，训令联合舰队与陆军合作“攻占中途岛及西阿留申群岛诸要点”，其他命令相继发布。到了最后，把书面计划变成实际作战，要用一个正式的密语作为主要的标题，从此这个方案就成为“MI作战”，阿留申群岛的代字是“AD”，中途岛则是“AF”，这就是“米号”作战计划。

最后还作了点修正，黑岛大佐想起这次兵棋演习，觉得目前如果晓得美国舰队的动向也许有用。所以他在5月8日，又加上点预防措施：攻击前一周，由潜水艇加油的水上飞机，对珍珠港实施侦察，以求获得敌人行动的最新情报资料。

舰艇开始行动了，5月中旬，若干艘潜水艇悄悄向南行驶，每艘又各携带一艘袖珍潜艇，希望以这种潜艇对悉尼和

马达加斯加发动牵制攻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其它潜水艇向西行驶——有的担任替侦察珍珠港的水上飞机加油；有的担任警戒线，以求及时警告舰队；机警的田边弥八少佐率领I-168号潜水艇，驶往敌军的大门门限前，执行对中途岛岛上的侦察和报告敌军的当前行动。

户山康少佐负责策划实际的登陆，可是有关中途岛的情报，却少得令人泄气。正如他后来承认：“那只不过是太平洋中的一个点点。”他没有空中照相图，派出去侦察的飞机，飞进去就被打掉了。他手里只有陈年旧货粗枝大叶的地图，他偷了个懒，决定在中途岛南面暗礁接近海岸的一带登陆。他从来没有想到，岛北面的暗礁有个很大的进口水道。

至于部队在那里登陆以后会遭遇些什么，他也毫不知情。海军判断美军有陆战队750人；陆军则以为有1700人。大多数情报来源都同意中途岛或许有50到60架飞机，也许有10门高射炮和同等数量的海防炮，如斯而已。

无论在哪一方面，日军的兵力相当充分，这是一次陆海军联合作战，登陆部队总计有4600人。一木青直大佐的步兵第二十八联队便绰绰有余，何况还有他的工兵和速射炮连。太田大佐所率领的海军第二联合特种陆战队也同样剽悍善战，更加上海军工兵和气象班。他们本身都有充足的火力，光是海军部队火炮就有94门。

唯一的问题是登陆艇，海军登陆部队的参谋主任米内四郎少佐晓得要有平底登陆艇，他们才能越过暗礁，可是简直使人丢尽面子，全日本海军中一艘也没有。最后，他只好收起架子，向陆军的步兵学校借了一批。

5月15日，海军“攻略部队”开始移动，进驻塞班岛上的运输基地。5月18日，一木大佐亲往“大和号”拜访山本大

将，接受对他个人的任务指示，然后，他同他的部队启航。

同一天，“加贺号”航空母舰上鱼雷轰炸机的飞行员森永高义准尉，对准了在岛海中演习的几艘巡洋舰，作模拟的投雷攻击飞行。飞行员都在积极练习，他们的表现足以说明何以是世界上这一行中最优秀的。他们大都很有作战经验，以森永为例，自从1937年“支那事件”以后，他担任作战飞行已经有5年。

在航空母舰舰队旗舰“赤城号”上，南云中将的幕僚正忙乱着努力于补给物品、飞机、和飞行员。现在，“攻击日”已经铁定在6月4日，南云的参谋长——矮矮胖胖的草鹿龙之介海军少将认为这太急了，飞行员在岸上至少要休息40天到50天，和协助训练新来的飞行员。可是也像别人建议延期一样，马上就被联合舰队总部刷了下来。

现在连草鹿龙之介都过份担忧了，他们的准备时间可能太少，可是他却花了不少时间去办理珍珠港阵亡海军飞行员追赠事宜。而再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这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只要挥刀一击，就可以把美国佬的双手斩断。”

他们马上就会有这种机会了，5月20日，山本大将把麾下舰队编成最后的战斗序列。现在，舰队的核心——70艘巨舰最后一次集结在关岛锚泊地，巍然矗立的是甫自吴港补给归航的6.4万吨“大和号”。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主力舰，舰上有18.1吋口径（46公分）的大炮，一次侧舷齐放可以把炮弹射出23哩（46330公尺）以外。可是它虽然大，注意力还是集中在南云中将巨型航舰组成的“打击部队”上，“赤城号”是航舰舰队中3万吨的丑无盐，……“加贺号”是马力最大的一艘……最现代化的“飞龙号”和“苍龙号”因为《伦敦海军条约》的限制，它们列为一万吨级，可是事实上每艘足足有1.8万吨。

在这一吨级，他们还有两艘航空母舰——簇新的“翔鹤号”和“瑞鹤号”应当在一起，可是却派遣出去参加珊瑚海海战，遭受了一点点小挫折。5月17日，“翔鹤号”蹒跚着驶进了吴港，美机的炸弹把飞行甲板炸得稀烂，舰首也烧掉了。两天以后，没有受伤的“瑞鹤号”也驶返国门，可是飞行大队损失惨重，两艘航空母舰合起来只剩了6架鱼雷轰炸机和九架俯冲轰炸机。

所以，不带它们同行已经毫无疑问，4艘航空母舰应该足够了。美国人几乎没有剩下航空母舰，珊瑚海战中，那艘“萨拉托加级”航舰必已沉没；可能“约克城号”也被炸沉了，即令它还在，不也是一样？如果“翔鹤号”不能参加中途岛作战，“约克城号”又怎么能参加得了？

对珊瑚海一战不但没有使人踟躇，实际上还加强了每一个人的信心，那毕竟只是“航空母舰第五战队”参与的作战，如果这个无藉藉名的部队都能抵抗美国的精英，那么对正在发航中的“航空母舰第一战队”和“航空母舰第二战队”——日本海军航空队的精华——来说，简直是游刃有余。作战室里流传着这么个半粗半雅的笑话：“连庶出的儿子都打了胜仗，那么元配夫人的少爷应该天下无敌了。”

对战胜这一点深信不疑，有一个司令部告诉横滨邮局，只要把邮件转到中途岛就行了，联合舰队已经把这个小岛命名为“六月之光岛”。官员们在攻击珍珠港时拿上岸的个人物品，现在又带上了船，照相机、小装饰品，带相框的全家福照片，和整套的围棋与将棋。森永准尉想起这和战争初起时截然不同，他那时候彻夜无眠，而现在却酣然入梦：“中途岛简单得很，……易如反掌。”

毫无疑问，5月25日举行的送别酒会，士气非常高昂，

他们碰杯敬酒、致词。到了26号这天；却是相当安静的任务提示，这是要在一场大获全胜中，解决成百万琐碎事项的最后机会。遥远的南方，运输舰在塞班岛集结，部队忙碌地演习登陆、抢滩、和涉水。扫雷艇、驱逐舰和巡逻舰下午发航先行出港，以便到威克岛加油。在北方的大凑海港，阿留申部队的第一批舰队也发航了，领先的是“隼鹰号”和“龙骧号”两艘轻航空母舰，不一会儿，它们消逝在东方卷来的一大片大雾中。

5月27日。星期三，上午6点钟，关岛锚泊地的南云旗舰“赤城号”舰桅上，忽地升起信号旗“依序出击”，锚链锵锵声中，“打击部队”开始发航，最前面是轻巡洋舰“长良号”率领了11艘担任屏卫的驱逐舰，然后是重巡洋舰“利根号”、“筑摩号”……后面是舰桥巍矗的“榛名号”、“雾岛号”主力舰……最后是“赤城号”、“加贺号”、“飞龙号”和“苍龙号”航空母舰。

它们成单行行驶过仍在锚泊着的舰只——山本和近藤集结的主力舰和巡洋舰，水兵们站在舰栏边，挥舞着军帽欢呼。明亮的阳光照耀，在好久的阴暗天气以后，这似乎是个好兆头，可是每一个人都晓得，最好的兆头却是这天——1942年5月27日，这天是日本的海军节，东乡元帅在对马海峡大胜俄国舰队的第27周年。

它们慢慢地驶过岛海，通过丰后水道，进入了一碧无涯的浩瀚太平洋中。故国逐渐远远消逝在朦胧中，代替的是日常舰上作业，有些人开始在“赤城号”的飞行甲板上做柔软体操，桨叶愈转愈快……他们上路了。

当天下午在关岛锚泊地，山本大将像往常一样回到他“大和号”的官舱中，这是他喜欢的修书时刻。这一直是一种仪